

<<杜甫的五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杜甫的五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2180951

10位ISBN编号：7302180954

出版时间：2008-09

出版时间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赖瑞和

页数：33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杜甫的五城>>

前言

中文简体版自序 《杜甫的五城》简体字版，终于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了，真是高兴。欣喜之余，我不禁想补写一篇自序，以记其事。

此书的繁体字版最初在台湾由尔雅出版社印行时，只有一篇后记，没有自序。

近年国内的经济蓬勃，旅游业跟着兴起，出门游玩的人多了起来。

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旅游书以应付市场的需求。

我想这类书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。

第一类是旅游指南，英文称之为 travel guide。

这类书的好处是，一般都附有地图、交通与住宿信息，以及各种大小旅游景点的介绍，非常实用。

但它不足的是，没有旅行者个人的经验呈现，没有细腻生动的叙事细节，一般也没有任何“文采”可言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旅游指南必须不断更新修订。

欧美著名的旅游指南，比如《寂寞星球》（Lonely Planet）系列，几乎哪年都要出版一个修订本，否则交通住宿等信息就会过时。

第二类旅游书我想称之为“旅行书”，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travel book，以示和“旅游指南”有别。很多时候，这类书刚好和第一类相反：常常没有地图，没有交通住宿的详细导引，经常也不介绍所有旅游景点。

但旅行书的优点是，它重视旅行者个人的经历，通常放在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，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“文采”。

比起旅游指南，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，它可以说“不会过时”，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，是独特的，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。

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，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，更有历史价值。

比如，日本和尚圆仁（794-864），随遣唐使来唐九年，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（主要在北方），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，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。

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，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。

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，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。

这本《杜甫的五城》当然属于第二类。

我自己给它的“定位”是：它不但是一本“旅行书”，而且还是一本“文学旅行书”。

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。

为什么要那么强调“文学”呢？

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，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，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。

大学时代在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学，对18、19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（George Byron）、雪莱（Percy Shelley）和济慈（John Keats）的欧洲“壮游”（Grand Tour）有过不少幻想。

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。

我在《杜甫的五城》原台湾版后记中说过，我“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，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”。

所谓“沉静的笔调”，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，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，再以一种看似“极简”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。

在本书中，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，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“陈腔滥调”，会破断我那“沉静的笔调”和极简的风格。

几年前，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国大陆读者，读完台湾版《杜甫的五城》后，给我写了一封电邮，告诉我说，他读我的书，常感觉到一种“难以解说的悲伤”。

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，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信。

我猜想，那就是我那“沉静的笔调”在发挥作用吧，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“悲伤”，但却又是“难以解说”的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台湾版的《杜甫的五城》，原本连一幅地图，一张照片也没有。这次出版简体字本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，信息非常灵通，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《坐火车游盛唐：中国之旅私相簿》（台北：人人出版社，2002；大陆简体字版预定2009年面世）。这本《坐火车游盛唐》实际上就是《杜甫的五城》的图文图解版，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，配上全新的文字，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中国旅行经验。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，好让《杜甫的五城》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。我觉得这办法真好，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“尝尝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“滋味”（这些照片在《坐火车游盛唐》中原为彩色印刷，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，大小也略有不同）。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，费了不少心力。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。

赖瑞和 2008年5月21于台湾新竹 精彩书摘 二．种柳柳江边：桂林、柳州、梧州、西江

1 一六一次车从武昌始发，经广西，一直开到广东的湛江。

这时，我已经买了一本《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》。

这本书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，编得真好，里面列了全国所有火车班次的时间和经过的站名。

书厚达三百页左右，拿在手上便让人觉得很有份量了，而且每年四月出一个新版，资料不断更新。

对我这种“火车迷”来说，想乘火车走遍整个辽阔的中国大地，这无疑是一本必备的旅行“圣经”。

从此，我可以自己来安排行程了，不必靠旅行社，也不必到火车站去查看时间表了。

比如，甚至在出门之前，人还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从这本书中知道，我可以在宁夏省的银川，选搭哪一班火车去呼和浩特，在甚么时候可以抵达，而抵达呼和浩特之后，又可以转乘哪一班火车，到下一个目的地山西大同。

第一次知道这本书，是在香港买到一本“国外版”。

国外版在各个火车站名后，都附加了英文拼音，显然为了方便不懂中文的老外。

但后来仔细核对，发现国外版是个简化的本子，不如纯中文的国内版来得完整。

此书由铁路部自己属下的出版社出版，资料由部里的运输局提供，没有甚么比这更权威的了，而且每年四月出一个新版，正好配合每年四月一日起实行的新火车时刻表。

往后几年，我越来越依赖这本书来筹划我的旅程，而且发现它的资料的确可靠。

所以每年暑假回国内，到广州后的第一件大事，往往就是去买一本该年最新版的《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》。

此书每年的印数，据书后的版权页所载，高达一二百万本。

它很可能是全中国最畅销的一本书。

从这本书，才知道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桂林，最好乘搭一六一次火车前去。

这班火车将在晚上八点二十六分从武昌开抵岳阳，然后将在路上运行一整个晚上，在明早九点三十一分抵达桂林。

在岳阳时，便想买一张软卧票，好在火车上睡一晚。

但在岳阳火车站却买不上票。

售票员说，这是一班“过路车”，岳阳不是始发站，所以不卖软卧票，连硬座票都不对号入座。

于是只好买了一张硬座票，准备效仿长沙那位张经理，上了车再设法补软卧票。

一六一次火车准时到站。

我走到软卧车，向列车长说明来意。

想不到，他非常友善地说，没问题，他可以马上给我一个软卧铺位，叫我先进去坐，他待会就来给我补票。

后来，这位列车长指着那卧室四个空着的铺位说，“这四个铺位，其实就是预留给岳阳站的。

不过，他们大概想保留给党政单位，免得临时有甚么高级干部要出差，没有卧铺，不好办事。

所以，他们干脆跟你说没票了。

” 火车开行后不久，又有一位经理级人物，进来这卧室和我分享“福气”。

他是海南岛某工厂的经理，也是上车后才去补软卧票的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突然有四个年轻小伙子闯了进来，声音很大，衣着新潮，很放肆，看来像个体户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他们也说要补软卧票。

这时，火车上的列车员和厨师，都跑进来和他们聊天，仿佛和他们很熟络。

那名胖厨师，还大拍马屁，频频问他们想吃甚么。

“我可以去弄。

”他说。

原来，这四人是到处去收中药，卖中药的“倒爷”。

他们经常乘坐这班火车，和列车员及厨师都混熟了，常有香烟孝敬，当然也可补到软卧票。

不过，铺位不够，他们暂时挤在我们这里，等下一站长沙过了，预留给长沙站的铺位确定没人要了，他们再过去补票。

后来和他们谈起，他们说，这样在各地贩卖中药材，每个月可以有整千元的收入。

这等于当年国内一位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多，难怪他们可以坐坐软卧，享享福。

在火车上安睡了一晚，第二天清早抵达桂林。

我住的旅馆，在市区北面的独秀峰附近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见到奇伟的峰顶。

走出门外，就是明王城。

当年北伐，便是从这里会师出发的。

午饭后，乘坐了市内一辆破公车，到芦笛岩和七星公园去，度过一个逍遥的下午。

第二天一早，乘船游漓江。

几天前下过大雨，上游的黄泥冲下来，漓江的水变得黄澄澄的。

然而，沿岸的山很翠绿。

一个个山峰，像膨胀了好几倍的驼峰，伏在那儿。

远远望去，有时又像远古遗下的恐龙巨牙，倒竖在草地上。

青青的河畔，偶尔有几头水牛在吃草。

漓江上的游船分成两种等级：一种只招待国内同胞，收费低；另一种招待国外旅客，收费高，依照国外标准，而且要收外汇券。

原想乘坐国内同胞那级，但售票员要查看证件，买不上票。

有趣的是，在我们那艘只招待国外游客的船上，竟有两位从广州到桂林出差的某单位干部，而且他们身边都有位桂林当地漂亮的“女伴游”陪着。

他们说，因为这艘船的设备比较好，还有丰富的午餐供应，而招待国内同胞的船上，只有盒饭吃。

至于费用，他们说，他们可以向单位“报销”，不必自己花钱。

游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漂流，下午到了阳朔。

游人全都挤在码头附近，等候车子来载他们回桂林。

小贩紧张兮兮地四处兜售纪念品。

有一名渔夫，提着那头帮他捕鱼的鸬鹚，兜人拍照，每次要收两元。

我沿着小巷走到市里去。

有几个老外，在光线微弱的小店里，看书写信。

他们仿佛是有意思坐在那儿，让人观赏的旅游景点。

桂林是个典型的热门旅游城市。

街上随处可以见到游客。

专做游客生意的野味餐厅也特别多。

傍晚，在繁忙的中山路上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打扮入时的桂林女性，穿着高跟鞋，骑自行车。

2 从桂林到柳州，我乘坐一一五次直快车。

这班火车，是从西安始发，最终开到柳州的。

唐元和十年（公元八一五年），柳宗元被外放到柳州，也是从长安出发，在路上走了三个多月。

但如今，这班火车只要两天两夜就到了柳州。

我之所以选择一一五次，正因为它从西安开来，在我的想象中，仿佛穿过时间隧道，从唐代的长安开出来一样，带给人许多历史遐思。

然而，即使不是如此，我也会选搭这班火车的，因为它在早上九点左右到达桂林，十二点左右

<<杜甫的五城>>

即可开到柳州，正好配合我的时间表。

从桂林到柳州，行车只要短短的三小时，距离约一百八十公里。

柳宗元在《寄韦珩》一诗中，说柳州在“桂州西南又千里”，那是诗人惯有的夸张笔法，不可信。

在桂林上车，我买的是硬座票，不对号入座，成了一名“过路”的旅客。

但桂林是个旅游大站，下车的人不少。

我上了列车后，还轻易找到一个座位。

这时，正逢大专院校刚放暑假，火车上几乎都是回家的年轻学生。

在我旁边，有几个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。

他们用小刀切开一个大西瓜，然后用刀尖挑着瓜肉吃。

吃完以后，把瓜皮往座位下一摔，或者往窗外一抛。

天气炎热，不少学生在喝啤酒，喝完随手把瓶子往窗外一摔，发出清脆的摔瓶声。

这一切仿佛是很自然的举动。

到了柳州，乘一辆机动三轮车，到柳州饭店投宿。

柳州市面上相当现代化，高楼密集，和桂林不相上下，远比岳阳市“先进”得多。

市内有一条柳江，把柳州市区切成两半。

后来慢慢发现，中国许多内陆城市，都是傍水而建的。

市内都有一条河，缓缓流着。

一千多年前，柳宗元第二次被外放，到柳州出任刺史，度过四个不快乐的年头。

他在《寄韦珩》一诗中，形容自己刚到柳州时，柳州“阴森野葛交蔽日，悬蛇结虺如蒲萄”。

那时，整个柳州看来还是一片原始森林。

我这次到柳州去，主要也是为了看看柳宗元当年生活过的这片土地，想感受它一千年后的气氛，呼吸它一千年后的空气。

而今，柳州市当然早已见不到森林了。

柳宗元当年曾登上柳州城楼，怀念故友刘禹锡等人，写下有名的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诗，但如今的柳州市是没有城墙的。

这座柳州城楼，不知何时早就拆除了。

市里现在只留下一个纪念柳宗元的柳侯公园，就在我住的饭店不远。

中午吃过饭后，我独自一人走了五分钟，到公园里去寻访柳宗元的踪迹。

园里到处是杨柳依依。

我不禁想起柳宗元在《种柳戏题》中的名句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”

现在，恐怕也要动用那么多个“柳”字，才能形容园里垂柳之多。

垂柳边有几个大湖，游人在湖上泛舟。

园内有一所柳侯祠，祠外有一座柳宗元的衣冠冢。

再不远，还有一座今人雕塑的柳宗元巨大石像。

柳宗元年轻时官运极佳，从清贵的正字官出身，三十多岁就当上令人称羡的郎官（礼部员外郎），原本前景一片光明。

不料他当年听信王叔文的话，卷入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，从此被贬到永州和柳州长达十多年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我后来研究过所谓的“永贞革新”，对他的遭遇是充满同情的。

3 从柳州，有火车通往西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中心南宁。

在唐代，南宁一带称为邕州，是南方边境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。

柳宗元的顶头上司，桂管观察使裴行立，当年便驻守在邕州。

然而，我暂时还不想到南宁去。

我想把这段充满历史联想的行程，保留到将来。

希望有一天，中越边界重开后，我可以从北越的河内，乘火车北上南宁，再沿着唐代的滇越通道，乘火车往西北的云南省去。

其实，一千多年前，河内本属于唐代的岭南道，当时称为交州，也就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服

<<杜甫的五城>>

的交趾。

唐室有好几次进攻现属云南省的南诏，便是从交州出兵的。

难怪，曾经统治过越南的法国，它本世纪初期的好几位汉学大师，如马伯乐和伯希和等人，对马援将军以及安南与广西和云南的交通路线，都那么感兴趣，发表过不少的专书和论文。

他们的兴趣，看来不只是学术研究那么单纯。

南宁通河内的铁路，早在二十世纪初即建成，法国人还参与其事，但自从中越边界多事以后，就一直关闭着。

所以，我决定还是先到梧州去。

不过，从柳州到梧州，也没有铁路。

我只得乘搭长途汽车了。

这是我回国内以来，第一次乘坐汽车旅行。

柳州到梧州的班车还不少，甚至还有一种晚上开行的“豪华旅游车”。

但晚上行车，看不到沿途的风景。

我还是选搭了清早七点的那班普通班次，和其他乘客挤一挤。

车上没有我想象的拥挤。

一排三个人的座位，远比火车的三人座窄小，但我那排只坐了两人，反倒宽敞舒服。

不过，国内百姓穿得简朴，我又一次自觉自己穿得太“好”了，太引人注目，决心下回来，一定要好好“改善”。

从柳州到梧州，沿途都是山区道路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水。

车子乘渡轮越过柳江后，整个早上，便几乎一直沿着一条河的右岸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奔驰。

这一带的风景，非常秀丽。

小河旁边，经常出现翠绿的小沙洲，牛群在草地上吃草。

或许因为早上刚下过一场雨，天气清凉，空气清新，没有人烟的污染。

到了中午，司机把车开到路边一家无名的餐厅，让大家下车吃饭。

这家无名餐厅，显然是司机相熟的一家人开的。

司机和跟车的径自走进里边的一间“雅座”。

一名看来像店主女儿的女孩，马上过来敬烟、上茶、摆好筷子，再过一会，便端上几样热腾腾的炒菜。

我们十来个乘客，则挤在破陋的厨房门边，点菜买饭。

我见到菜单上列了密密麻麻的五六十种菜名，有糖醋鲤鱼、清炖全鸡、鱿鱼海参等等，心想国内乡下也吃得不错啊。

但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婚宴菜，要预订的，平时不备。

平时有的，便是几样时蔬，清炒或炒肉，不然就是面条或包子，而且价钱不便宜，动不动要三四块钱，照国内的标准是很贵的了。

店主人显然想把我们这些路过的旅人，狠狠的砍一刀。

怪不得，车上另三十多个乘客更聪明，早有准备。

他们都走到树下乘凉，或者打开自己的小提包，取出自己带来的干粮充饥。

4 下午五点多，车子开抵梧州港附近。

正好有一班船，将在晚上七点左右，沿广东的西江，开往广州。

梧州是华南的蛇仓，畜养各种各样的蛇。

香港人爱吃的蛇，不少来自梧州。

但我对蛇有天生的恐惧。

梧州又没有我特别想看的。

我决定当晚就乘那班夜船，回广州去。

我到得太迟，只剩下最低一等级大统舱的船票。

我想，试一试国内大统舱的滋味也不错。

果然，那滋味是很令人难忘的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一走进船最下一层的大统舱，便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味道，冲鼻而来：有床铺的发霉味，有尿味，还有鸡粪味。

原来，在这大舱的走道上，不知是哪一位乘客，摆放了一笼笼的小鸡，准备运到广州去贩卖。

大统舱的卧铺，分上下两层，便密集在走道两边。

而所谓卧铺，只是在一块硬木板上，铺一张发黄的草席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硬卧”。

当晚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这艘船上的买卖活动，简直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，还要活跃和频密，而且很有创意。

船在傍晚开行后不久，播音机就传出一段清晰动听的粤语广播：“各位旅客，大家好！”

晚饭时间到了，我们船上的全体工作人员，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盒饭。

今晚的晚饭有排骨饭和焖鸡饭，每盒只卖两元。

凡是需要用饭的旅客，请您准备好零钱，我们的工作同志，很快就会把盒饭送到您的面前。

请注意，请准备好零钱，在您的铺位上等待，盒饭马上就送到！

” 这真让我感到很新鲜。

不久，果然有三四位工作人员，提着篮子，来到大统舱，四处推销。

他们都很和气，很卖力地在推销盒饭，十分敬业。

我也买了一盒。

卖完盒饭后不久，广播又来了，这回卖甜品：番薯糖水。

又一阵热闹忙碌。

到了晚上十点多钟，又卖宵夜：猪肉粥和炒面。

一整个晚上，播音机几乎没有停过，不停地在推销食品，或牙膏等日用品。

偶尔停下来时，则播放香港的流行粤语歌曲，娱乐旅客。

打听之下，才知道原来这艘船施行集体承包制，多赚的钱，员工可以分到奖金。

难怪他们都那么卖力地在为人民服务。

西江是条内陆江河，没有甚么波浪。

大船行驶在江上，平稳极了，甚至经常不会感觉到船在移动。

那晚，我就在西江上熟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抵达广州的大沙角码头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与《文化苦旅》同时产生的游记散文，作者是一位海外研究唐代历史的学者，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初，他孤身一人深入中国大陆，寻找盛唐时代留下的遗迹。

作者可以算是背包客的先驱，只是，他的背包里面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以及冷静的无所指向的忧伤。

作者足迹遍布全国各地，大到历史文化名城如西安、洛阳，小到某个山村，如王村。

他先后九次畅游中国大地，一路风尘，走过城市和乡村，寻求历史与现实的交汇。

在现实中寻找历史的印迹，在历史中寻找与现实的连接。

平静的文字之中，表达了对历史的追怀，对祖国河山的热爱，更有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关切。

通过此书，我们还可以回望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景象和人生百态，体味一下当时人们生活的况味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作者简介

赖瑞和，广东梅县人，1953年生。

台湾台大外文系毕业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唐史硕士及博士。

曾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及马来西亚南方学院，现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。

除了本书外，作者另有图文书《坐火车游盛唐：中国之旅私相簿》以及专题散文书《男人的育婴史》在台印行。

专业唐史著作则有《唐代基层文官》（原台湾联经版；有2008年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本），其姊妹篇《唐代中层文官》亦已完成，不久将由台湾联经出版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书籍目录

简体字版自序一 人生旅程的一半：拱北、广州、长沙、岳阳二 种柳柳江边：桂林、柳州、梧州、西江三 仙人的糕点：梅县、潮州、汕头四 长安水边多丽人：西安五 入西域记：兰州、酒泉、敦煌、柳园、吐鲁番、乌鲁木齐六 五城何迢迢：银川、平罗、五原、呼和浩特、武川、希日穆仁七 谁谓河广：大同、北京、太原、运城盐池、洛阳八 南诏缘：昆明、剑川石窟、大理九 入蜀下三峡：丽江、重庆、长江三峡十 湘西行：常德、桃源、张家界、王村、凤凰十一 便下襄阳向洛阳：贵阳、襄阳、宝丰、铁门十二 细雨骑驴入剑门：华山、秦岭、汉中、广元、昭化十三 出川西记：南坪、九寨沟、松潘、若尔盖十四 过青海：夏河、临夏、临洮、西宁、青海湖、格尔木十五 随兴的旅程：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祁阳、永州、福州、武夷山、惠州、虎门十六 武梁祠：武汉、郑州、开封、嘉祥十七 太史公的遗憾：曲阜、泰山、济南、安阳、满城十八 砂河的公廨田：五台山、砂河、浑源、应县十九 陕北的黄土地：三岔、榆林、延安、蒲城二十 咸阳布衣：韩城、三门峡、扶风、平凉、固原、麟游、咸阳二十一 相看两不厌：宣城附录：九次中国大陆之旅详细路线历程表台湾版后记

<<杜甫的五城>>

章节摘录

一 人生旅程的一半：拱北、广州、长沙、岳阳 1 十多年前，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，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，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，喝茶聊天。

有一天，刘老师对我说：“你是念唐史的，应该到西安去看看。”

跟着，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，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：“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。你去看了，就知道为甚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，因为那里可守啊！”

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，正好打动了我心深处，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当时还以为，到了西安，只要站在市区，往南一看，就可以见到终南山！

从此，我更下定决心，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，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。

当然，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，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。

我记得，早在中学时代，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，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、长江、峨眉山、大理等地。

不巧，整个中学时期，国内都处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对外深锁。

七十年代末期，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，国内开始慢慢开放，但我是穷学生，也不敢有太多奢望。

所以，这些幻想和欲望，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。

在普林斯顿五年，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，其中一个原因，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，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。

既然到不了中国，那么在故纸堆中，捕捉中国的影子，也是一种补偿吧。

不料，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。

书本上的中国，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。

我的博士论文题目，选的是《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》。

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，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，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，跑遍江南沿海各地。

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，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。

在这方面，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。

幸好，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，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。

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，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。

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，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，都深为倾倒，也常常在想，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，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，那就好了。

在普大那几年，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《塞芦子》的起首两句：“五城何迢迢？”

迢迢隔河水。

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，对“五城”何指，不敢确定，看法也不尽相同。

连博学的钱谦益，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，把读者更弄糊涂了。

据严耕望的考证，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。

这“五城”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：丰安、定远、西受降城、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。

这五座军城，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，所以连杜甫写诗，也要提上一笔。

它们的位置和距离，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唐代的地理书中，都说得清清楚楚，但到底有多远，有多“迢迢”，我就没法体会了。

所以，我常想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乘搭火车，沿着黄河，走这一段路。

从现代的兰州出发，往北走，经中卫、银川、平罗、五原和包头，一直走到呼和浩特，去感受“五城何迢迢”的滋味。

在普林斯顿期间，我靠奖学金过活，收入正好抵消支出，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。

到中国大陆去的机缘，一直要等到我在普大写完了论文，转到香港去教书后，才给我碰上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一九八八年的秋天，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，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。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，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大陆，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。我心想，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，必定有许多机会，经常回大陆去圆梦。

岭南的这份教职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，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，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“正业”。

我这才开始有了“正规”的收入。

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，闲我也有了。

于是，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，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大陆之路了。

那一年，我三十五岁，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，在《神曲》一开头所说的“人生旅程的一半”。

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，开始整个大陆行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。

2 那年暑假，我筹划旅程，一开始就决定，火车将是今后中国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。

在整个中学期间，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。

在那个惨绿的，带点莫名苦闷的年代，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，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。

久而久之，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火车到站的声音，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。

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，开进站时，我知道是七点十分左右，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

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，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。

夜里，睡在房中，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，那便是半夜十二点左右。

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，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，我到今天依稀还记得。

下午放学回家，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，常在幻想，甚么时候，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，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。

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，到我走到“人生旅程的一半”时，一有机会，真是一发不可收拾。

我这个“火车迷”，不但决意要乘火车，从广州坐到西安，而且还要从西安，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。

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，好几天几夜的旅程。

我想，也唯有这样，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“何迢迢”的滋味，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，才能让美好的河山，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。

这些，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。

翻开中国地图，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，我都想去。

唐代军队到过的地方，我更想去。

唐朝建都长安，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。

主要的外敌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，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诏。

这几条防线上，每一个重要的据点，我都想去走一走。

翻开地图，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，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。

店里的各种玩具，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。

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。

但中国毕竟太大了，要去的地方太多了，整整三个月的暑假，走也走不完。

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，来完成我的中国壮游。

毕竟，我当时还没有在国内旅行的经验，也不清楚国内的火车铁路系统，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。

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。

第一年暑假的六月，先乘火车，最北只到长沙、岳阳，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。

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，顺着西江，飘流到广州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最后，要回到我的祖籍，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。

而且，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“出番”下嫁的路线，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，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。

这一段路程，只要两个多星期。

到八月底，天气比较凉快以后，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。

3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，是穿越罗湖桥的。

不过，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，是从澳门出发，进入拱北。

我想，多半是拱北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。

而且，在清代，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，也多半取道澳门，沿着珠江北上，而非香港。

在唐代，澳门珠海一带，还是南蛮之地。

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，不查护照，门户大开，旅人自由进出。

不少中老年妇女，推着手推车，或提着菜篮，好像去大陆赶集一样。

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，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，一直走到中方的关口，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，进入大陆的领土了。

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，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，来到了广州。

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。

一下车，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。

我选了一家叫新大地的宾馆，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，属于“中下档”，还过得去。

这条站前路，车子稀少，行人也不多，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，可说十分幽静难得。

而且，走不到五分钟，便是火车站了，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。

从此以后，每次到广州，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。

吃过中饭后，走到火车站，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自己买火车票。

一走进售票厅，里面的人、汗味和气氛，便让我觉得晕眩。

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，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，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。

售票窗口有十来个，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。

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，永远不会移动般。

排在队的后头，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。

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。

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。

原来，那是专供外宾、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，看来正好适合我。

我挤到那里去，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，不久便轮到了。

这时，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，几乎到我的下巴，矮小的人不知怎办？

洞口很小，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，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。

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，没有任何玻璃。

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，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。

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。

从小洞望进去，她坐得老远的，至少在一米外。

我唯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，只好大声喊道：“请给我一张明天十六次，到长沙的软卧票。

” “拿证件来，”她说。

她看了我的护照，非常友善地告诉我，十六次车是开往北京的，票不好买，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办的七十六次。

这班车只到长沙，而且开车时间比十六次早了一个多小时。

票价九十四元六角，要收外汇券（外汇券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取消）。

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，高高兴兴地把一张当年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。

当时，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一直到后来才知道，当时我付的票价，比国内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，等于一般人民半个月的工资。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，完全把我当作“洋鬼子”看待，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。难怪，她当时给我的服务，也是第一流的。

找钱的时候，满口“请稍候”、“谢谢”，声音甜美极了。

买好票后，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。

在教育书店，见到一套精装的《新唐书》。

平装本的《新唐书》很常见，我也已有一套，但精装本倒是很少见，很想买下。

可惜还有一段路要走，不方便带着，还是没买。

又到古籍书店，见到《全唐文》、《册府元龟》，和《太平御览》。

这几部大书，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，经常要翻查的，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，分外亲切。

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：“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，就收在这几部书里。

你若有恒心，可以坐下来慢慢读，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，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，想读也读不完。

”或许，等我到不惑之年，有一天，不再教书了，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。

第二天，我还有几乎一整天白天的时间在广州。

第七十六次火车，要到下午五点半才开行。

清早游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，童心大发，决定顺道乘巴士去游广州的动物园，想去看看中国的大熊猫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熊猫是很金贵的动物。

好些年前，在美国华盛顿特区，第一次见到的熊猫，是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大箱里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，还有全套的空气调节。

那一对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，在玻璃箱里，悠闲地吃着竹子。

它们的毛色，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黑白分明，干净漂亮。

然而，可能是因为玻璃箱的关系，这一对熊猫，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。

相比之下，广州动物园的这头熊猫，便没有那么娇贵了。

它的笼子，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样平凡，没有甚么特别之处，甚至可说相当简陋。

这里也没有空气调节。

笼里的地面是水泥地，布满黄尘土。

看来，熊猫虽贵为国宝，却没有享受到甚么“特权”。

我到的时候，熊猫正好爬到一棵矮树上，背靠着树干，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大铁盘子，在舔食物，模样可爱极了。

更可爱的是，不久，它舔完食物后，把那个大铁盘子，重重地往地上胡乱一摔，活像个任性的小男孩，在发脾气。

圆铁盘落在地上，真是“掷地有声”，不断在盘旋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回音久久才息。

然后，熊猫懒洋洋地从树上爬下来，走到笼子中央的另一棵树下去睡午觉。

好些年过去了，直到现在，铁盘落地的清脆声音，还在我耳边缭绕。

4 没想到，我第一次在中国乘火车，竟有缘坐上软卧车。

这是中国铁路最高的等级，从前只有高级干部和外国旅客才能乘坐。

当初选择软卧，可能是受电影“东方快车号”的影响，以为坐在这种舒服的车厢中，漫游自己的梦土，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。

长沙位于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铁路线上。

京广线是中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，上京的人众多。

软卧车厢一般只有一节，比起硬座车，票可能更难买，早就被广州各个党政单位预先订光了。

一般外国旅客，也要通过中国旅行社一类的国营单位，才能买上票，而且还得付出一笔可观的“订票服务费”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像我那天自己去火车站买到软卧票，可说非常幸运，也可算是个例外。

很可能因为这班七十六次车，的确像那位售票员所说，刚开办，还没有甚么人晓得，所以才给我买上

<<杜甫的五城>>

。 广州火车站有一个母婴候车室，专供带有小孩的家长使用，很文明。我持软卧票，也被安排到这个候车室等待。下午四点半，开始检票上车。我们都优先上，不必和其他旅客争夺。一走进软卧车厢，感觉的确不同。服务员温文有礼，走道上铺着红地毯，冷空调扑面而来。每个卧室里有四个床位，分上下左右铺，中间有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摆着一瓶塑胶花和一壶热水。一直到火车开行时，这个卧室里还只有我一个人，另三个卧铺还空着没人。我想起一位美国小说家（也是一位火车迷）说的：在中国，乘坐这种软卧车，如果四人共用的卧室中只有你一人，那是一种“天赐的福气”！

<<杜甫的五城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编辑推荐： 这个稿子不同于一般的游记，作者在平静的叙述之中，看似在记流水帐，其实饱含深厚的人文情怀，以及对祖国历史和河山的挚爱之情，对人民的爱。

这种感觉和感情，像一股潜流，隐藏在文字背后。

使得此书像一壶淡淡的龙井，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，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滋味。

媒体宣传： **媒体评论：** 刘心武（著名作家） 车之旅，足之旅，眼之旅，景之旅，更是人之旅； 文之旅，诗之旅，心之旅，随作者畅旅，或可有浴魂之享。

张国刚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）

吾往岁

客座新竹清华半载，颇与作者相过从，并获赠此书。

其为人于平实中含幽默，为学于笃实中寓哲思。

古之文人雅士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以清新之文，述可信之史。

本书词情并茂，出文入史，或得其正传耳！

读者诸君，自可清鉴。

刘苏里（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） 作者是海外华人，祖籍大陆。

修的是文学、历史学，并在美留学。

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使得他的书，别有一番风味，是这二十几年来仅见的作品。

1988年，作者始游大陆，除山川地貌、历史遗迹，他记载了更多的当时人情百态，市井风俗，社会变迁鲜活的画面，结合史上典故，倍觉亲切与震动。

就是大陆作品，同类者亦未见过（余秋雨的同期作品无法与其同比）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编辑推荐

这个稿子不同于一般的游记，作者在平静的叙述之中，看似在记流水帐，其实饱含深厚的人文情怀，以及对祖国历史和河山的挚爱之情，对人民的爱。

这种感觉和感情，像一股潜流，隐藏在文字背后。

使得此书像一壶淡淡的龙井，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，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滋味。

媒体宣传：媒体评论：刘心武（著名作家）车之旅，足之旅，眼之旅，景之旅，更是人之旅；文之旅，诗之旅，心之旅，随作者畅旅，或可有浴魂之享。

张国刚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教授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）吾往岁客座新竹清华半载，颇与作者相过从，并获赠此书。

其为人于平实中含幽默，为学于笃实中寓哲思。

古之文人雅士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以清新之文，述可信之史。

本书词情并茂，出文入史，或得其正传耳！

读者诸君，自可清鉴。

刘苏里（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）作者是海外华人，祖籍大陆。

修的是文学、历史学，并在美留学。

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使得他的书，别有一番风味，是这二十几年来仅见的作品。

1988年，作者始游大陆，除山川地貌、历史遗迹，他记载了更多的当时人情百态，市井风俗，社会变迁鲜活的画面，结合史上典故，倍觉亲切与震动。

就是大陆作品，同类者亦未见过（余秋雨的同期作品无法与其同比）。

<<杜甫的五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